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瑞士】弗·迪伦马特 © 著

Friedrich Dürrenmatt

张佩芬 高剑秋 © 译

群众出版社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15.4

105 C2



【瑞士】弗·迪伦马特 © 著

Friedrich Dürrenmatt

张佩芬 高剑秋 © 译

群众出版社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士) 迪伦马特著; 张佩芬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ISBN 7-5014-1538-2

I. 法… I. ①迪… ②张… II. 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 1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658 号

版式设计: 李隆昇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士) 弗·迪伦马特著

张佩芬 高剑秋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875 印张 365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14-1538-2/I·600 定价: 21.00 元

印数: 6 001—11 000 册

世界偵探驚險名著文庫



法官和他的劊子手

责任编辑 戴西维

装帧设计 颜 雷

电脑制作 杨红宇

世 界 侦 探 惊 险 名 著 文 库

顾问 冯亦代 钱 青 王逢振
金 中 吴岳添 黄禄善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序

冯木代

侦探、惊险小说为通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品种，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读者，其中不少作品对社会产生过影响。自美国作者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开创侦探小说的先河以来，已经过了一百五十余年，侦探小说的流行畅销势头仍经久不衰。尤其近年来侦探小说逐步与政治小说结合，描写间谍活动、政治斗争及犯罪案件，更注重于惊险和悬念，故事情节愈加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对社会的影响也愈加扩大。

侦探、惊险小说用合乎逻辑的分析，追寻头绪纷繁的破案线索，解开错综复杂的谜团，使正义得以申张，宣扬善恶有报、法网难逃的思想，迎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因此长期以来深受欢迎。但因凶杀、盗窃等犯罪行为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有些人便归罪于侦探小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本或一篇严肃的侦探小说是教唆读者去犯罪的，相反它们却告诉读者：无论作案的情节多么神秘离奇，也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罪犯终将落入法网，得到应有的惩罚。正如《红楼梦》中的贾瑞，该看风月宝鉴的反面，他

却偏要去看正面，于是一命呜呼，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家。而且犯罪的人鲜有因读了严肃的侦探小说而萌发犯罪之意的。一本态度严肃的侦探小说，不仅可供读者消遣之用，还可指引人生迷津，使人悬崖勒马、不致以身试法。

侦探小说中描述的侦探经验和破案方法，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奇巧的构思，常常被现实生活中的警探引为借鉴，激发其破案的灵感。欧美的一些警察学校，至今仍常选用某些侦探名著中的案例作为考题或案例分析的楷模。我国许多破过大案奇案的警探们，也常满怀感情地回忆起一些侦探名著对自己的启迪和影响。甚至连一些著名科学家也是侦探惊险小说的爱好者，他们认为小说中的逻辑推理对他们的科学思维颇有启发。

文学作品和读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强行使人读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作品；有了各个层次的作品，读者便可择善而读之。在文学作品的层次中，严肃文学是高档的，而通俗文学则比较普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两者不能偏废，应有一些档次较高的通俗文学。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迪伦马特、西姆农等也曾出过侦探惊险小说。一贯在冷战时以写间谍小说闻名于世的约翰·勒·卡雷也由通俗小说家升格为档次较高的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复仅为读者消闲之用，已成为对人民进行保密教育的有益读物了。最近我们政府号召人民加强保密措施，是有现实意义的。有意的泄密干犯了国法，无意的泄密则将成为个人永世的良心谴责，于国家民族或个人都不是一件可

以忽视的事情。

群众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出版了大批中外侦探惊险小说，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现在他们决定出版一套《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准备从侦探小说之祖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始，陆续出版世界著名作家的侦探惊险小说名著，以飨读者。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为繁荣文学事业，活跃中国读书界的用心是真诚的。希望这套文库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爰为序。

1996. 10. 16. 于七重天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士) 弗·迪伦马特著

本书根据 Diogenes Verlag der Arche Zürich 1988 年版译出
Justiz: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

First published in 1952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Der Verdacht: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Das Versprechen:

First published in 1958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目 录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张佩芬译 (1)
嫌疑	张佩芬译 (79)
诺言	张佩芬译 (184)
司法	高剑秋译 (296)
	叶逢植校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方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蓝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霭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玻璃窗的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像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尔里希·施密特，伯尔尼^①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遇见

① 伯尔尼，瑞士首都。——译注

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向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顶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他这才觉得舒服些。

警察又走回到朝着特万镇的那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把死人推到前座另外那只位子上，小心地扶正，用一根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把没有生气的躯体固定住，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前。

马达缺油不转了，但是克莱宁毫不费力就沿着陡直的马路滑入特万镇，开到了“大熊”旅馆前面。他在那里加了汽油，没有让任何人认出那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身体是个死人。克莱宁最讨厌骚乱，只要他认为有理由，他总是保持沉默。

然而他沿着湖边驶向比尔的时候，雾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见太阳。早晨像世界末日一样阴暗。克莱宁汇入了一条汽车形成的长链，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汽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地爬行着，即使是雾天，也用不着这么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像一支送葬的车队。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偶尔路面略有不平，就像一个智慧的中国长者似的频频点头，因此克莱宁始终不敢尝试超车。他们到达比尔已经非常晚了。

关于此案主要情况的调查结果尚未从比尔方面宣布时，伯尔尼的贝尔拉赫探长已经获悉了不幸的消息，他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期在外国生活，先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以刑事学家闻名于世。最后担任了美因河上法兰克福警察局的局长。可是1933年^①他回到了祖国。他回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热爱他经常称之为自己黄金故乡的伯尔尼，而是因为他赏给了当时德国

^① 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组织了以他为首的新政府，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德国占统治地位。——译注

新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当时法兰克福对这次暴行议论纷纷。在伯尔尼，人们的评价随着欧洲政治情况而变化，开始是极为愤怒，然后说应该谴责，但是可以理解，最后说法完全变了，认为这是一个瑞士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这已是1945年的事。

贝尔拉赫关于施密特案件所作的第一个指示是：调查工作在最初阶段务必严守秘密——这一指示是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作出的。他表示：“人们知道得太少，报纸却宣扬得太多，两千年来情况都是如此。”

贝尔拉赫显然对保密期望过高，他的“头头”路西乌斯·路兹博士和他的意见相反。路兹在大学里念的也是刑事学。这位官员由于脾气好，在伯尔尼社交界被称为巴塞爾^①大叔。路兹刚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的警察局返回伯尔尼，表示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工作处于如此原始的状况”感到震惊，这是他和警察局长弗莱贝格尔坐同一辆电车回家的路上公开说的。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电话后，动身去班蒂格街舒勒家，施密特就住在他们家。贝尔拉赫往下走进老市区，越过纳迪克桥；他习惯于步行，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伯尔尼对于“电车和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城市。

贝尔拉赫吃力地攀登着螺旋形上升的石阶，因为他已年逾六十，在这种时刻，他特别感到这一点；但他总算很快来到舒勒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舒勒太太本人来开门，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模样雅致的妇女，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显然认识他。

“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走了，”贝尔拉赫说，“走得非常突然，

① 巴塞爾，瑞士地名。——译注

他让我给他寄一些东西去。请您带我到他房间去一下，舒勒太太。”

她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一幅装在沉重金色画框里的画像。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画的是死岛。

“施密特先生现在到了哪儿？”胖太太问，边说边打开房门。

“在国外，”贝尔拉赫回答，抬头看看天花板。

房子坐落在一片平地上，透过花园门人们可以看见一座小园林，里面耸立着棕色的古老枞树，这些树大概有毛病，因为针叶厚厚地铺了一地。这个房间肯定是整座房子里最美丽的一间。

贝尔拉赫走向书桌，又重新环视四周，躺椅上摆着死者的一条领带。

“施密特先生不见得去热带了吧，贝尔拉赫先生？”舒勒太太好奇地问。贝尔拉赫略感不安，说道：“不，他没有去热带，是到纬度更高的地方去了。”

舒勒太太眼睛睁得滚圆，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说：“我的上帝，是去喜马拉雅山了吧？”“差不多，”贝尔拉赫回答，“你猜得差不多。”

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书夹，立即把它夹在腋下。

“您找到需要寄给施密特先生的东西了吗？”

“我已经拿了。”

他又一次环视四周，就是避免再看那条领带。

“他是我们有房客以来最好的一个，从来没有和女人闹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出别的事，”舒勒太太保证道。

贝尔拉赫走到门口时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派人或者我自己再来。施密特还在这里留下了重要文件，我们也许还有用处。”

“我会收到施密特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吗？”舒勒太太殷切地问，“我的儿子在集邮。”

但是贝尔拉赫皱起眉头，沉思地凝视着舒勒太太，抱歉地回答：“恐怕不会，这类业务出差的人通常不寄明信片。这是不允许

的。”

舒勒太太又一次把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绝望地说：“警察局连这个也禁止。”

贝尔拉赫走了，离开这座房子使他感到高兴。

二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反往常的习惯，没有在施密特的办公室，而是在“剧场”餐厅用午餐，一边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从施密特住所拿来的文书夹。将近两点钟时，他在短暂散步后迈上联邦大楼台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等待施密特遗体从比尔运到的消息。他放弃了再见一见他从前的下级的想法，因为他不喜欢看死人，认为还是让死人安宁为好。连路兹他也不想去看，但是他必须配合路兹的工作。他不再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小心地把它锁进办公桌抽屉，然后点上一支香烟，向路兹的办公室走去，心里明白自己抽烟的自由将如历来一样触怒对方。几年前，路兹曾有一次敢于提出意见，但是贝尔拉赫立即作了一个轻蔑的手势说，他在土耳其服务的那十年中，就经常在君士坦丁堡他上司的办公室抽烟；这事实当然很有分量，但是谁能加以证实呢。

路兹博士接待贝尔拉赫时神经质得厉害，因为他认为事情毫无眉目，他向贝尔拉赫指指办公桌旁那张舒适的安乐椅。

“比尔还没有消息来吗？”贝尔拉赫问。

“还没有。”路兹回答。

“真奇怪，”贝尔拉赫说，“他们工作起来一向像发疯一样。”

贝尔拉赫坐下来，向挂在墙上一幅特拉夫勒的画瞥了一眼，这是一幅彩色钢笔画，画上，在一面巨大的、飘扬着的旗帜下，一队队士兵不是自左方开向右方，就是从右方开向左方，有的队伍有军官，有的队伍没有军官。

路兹开口道：“我们又一次亲眼目睹越来越新、越来越高明的恐怖手段了，这个国家的刑事侦查学水平实在低。上帝知道，我在我们地区见识也不算少，但是这种经历，像在这里看到的如此公然杀害一个警察局少尉，把乡村警察局的能耐贬得这样一钱不值，使我至今仍然感到震惊。”

“请您平静一下，路兹博士，”贝尔拉赫回答，“我们的乡村警察局肯定能和芝加哥的警察局同样高明地完成任务，我们也会把谋杀施密特的凶手找出来的。”

“您已有了嫌疑对象了吗，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久久地凝视着路兹，终于说道，“是的，我是在怀疑某一个人，路兹博士。”

“是谁？”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

“好吧，这很有趣，”路兹说，“我知道，贝尔拉赫探长，您总是打算为美化现代刑事侦查学的重大成就而采取错误的措施。请您不要忘记，时代在前进，即使在那些第一流的刑事学家面前也不会停留。我在纽约和芝加哥所看到的犯罪行为，那是您在我们亲爱的伯尔尼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但是现在连警察局的少尉也居然遭到谋杀，这是一个确实的标志，说明连世人公认为安全的大厦也开始崩溃了，也说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

“确实如此，他正是这样做的，”贝尔拉赫回答。

“那很好，”路兹表示同意，一面咳嗽起来。

墙上一只钟嘀嗒地走着。

贝尔拉赫用左手小心地压住胃部，右手把香烟揪入路兹放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他说自己很久以来就不很健康，至少医生老对他拉长了脸。他常常犯胃病，因此请路兹博士为施密特被杀案派一个助手，能够负担大部分事务工作。贝尔拉赫自己则尽可能不离开办公桌。路兹表示同意。“您想让谁担任助手呢？”他问。